

谢安的从容与淡定

2012-11-28



谢安下棋

曾有那么一种风度，以书生之身，面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暴力威胁，还能那么从容，这种从容，是在大义凛然的基础上再加一层风度。这种风度该是什么情状呢？

公元373年，东晋权臣桓温回京。二月二十四日，大小臣僚集中在郊区的新亭迎接。

桓温此行目的，成为众多臣僚揣测的焦点。

就在前一年，简文帝——这位长江以南名义上的天子，在桓温面前只能拱手沉默的皇帝，憋着一股窝囊气，撒手去了，因桓温不愿回朝，朝廷连新天子都不敢立，等桓温做决定。

桓温何许人？就是他，留下名言：“不能流芳百世，也要遗臭万年。”就是他，将东晋皇帝当玩物，想立谁就立谁。

简文帝临终前学刘备托孤，在遗诏里写道：“尊敬的大司马，国家大事就托付您了，犬子昌明，若是做天子的料，您就辅佐，如果不是做天子的料，那还是麻烦您自己挑起重担吧。”昌明做让位的过渡人。当时的辅佐人之一王坦之，请求气息奄奄的简文帝，改了这份要让东晋王朝提前歇菜的诏书：“请大司马桓先生效仿诸葛亮，辅佐幼主。”

在地方统领大军的桓温接到皇帝诏书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老子想当天子，他们却让我当诸葛亮。”桓温满怀怨气回京，手里有兵权的人很容易将怨气转换成杀气，桓温的杀气明显是对着他篡位的拦路石——修改诏书的王坦之，而与王坦之同时辅佐朝政的还有一人——谢安。

谈笑间桓温改变主意

所以，在公元373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新亭，大臣们的猜测都有一个答案：桓温要杀两人，就是谢安和王坦之。

王坦之敢修改诏书，却不敢面对屠夫，他汗水湿衣，连手里上朝用的手版都拿倒了，大概和我们现在系错扣子差不多。只怪桓温太强大，连朝廷中有威望的老臣都白着脸，抖着腿。脸色没变，大腿没抖，说话没结巴的只有一人：谢安。

谢安说：“朝廷安危，就看咱哥俩这次了。”桓温来了，谢安明知道墙壁后面埋伏着刀斧手，还是安然而坐，安然而言：“您作为地方军事长官，应该防守邻国，怎么尽拿些刀枪藏在这里吓唬人呢？”桓温大笑，撤了兵马，居然和谢安坐下谈笑半日。一场政治危机顷刻灰飞烟灭。

我读史书至此，总会掩卷而思：谢安这种风度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？不怕死的人不算太少，有的怒气冲冲，有的大义凛然，有的慷慨激昂，这些都可歌可泣，但自己死了，却于事无补。有一种不怕死的人，拿出的却是闲坐钓鱼下棋的风度，它不仅是自己英勇而已，还要稳定一个集团的情绪，保全一个良好的局面。这种风度，就是谢安的风度，宰相的风度。

魏晋士人的修养途径：减一分负担多一分人格

当时能征服桓温这个一代枭雄的，绝对不是靠血气；你有血气，桓温这位文韬武略，掌有重兵的枭雄，更有血气。

也不能是简单正义凛然的呵斥。正义凛然也是一种怒，以怒抵制怒，只能导致敌人更大的怒和杀。

对桓温这种一流人物，征服他，只能靠风度。谢安赢了桓温的，就是风度。宰相的风度，是什么？是淡定。你不淡定，江山社稷何以淡定？想要淡定，就得心中少杂念，不要被一些东西挂着碍着，就是古人说的“挂碍”。

当今的读书人修养是加法的，各种人格修养，递加起来，堆成高峰，从学前班，兴趣班，奥数班一路堆上来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堆成高峰，有时可能还形成“挂碍”。谢安的修养却是减法的，尤其东晋南朝时代人的修养是减法的。

视官职爵位如恶臭

王恭说自己身无长物，把竹席借出去，自己只能坐草席，减去一床竹席，换来廉洁；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回家种豆赏菊，减去一份为五斗米的奴颜婢膝，换来隐士的超然；张翰被秋风一吹，便辞官回乡，减去一顶乌纱帽，便换来家乡风物的鲜美。

谢安的修养也是一层层减出来的。谢家是当时响当当的名家大族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文臣到武官，谢家弟子都有份。唯独谢安，躲在东山快活，谢夫人催促说：“老公呀，看看你的兄弟们，都是当朝显贵，你还不出来也给我争口气呀？”谢安听到要做官，好像嗅到恶臭一般，捏着鼻子笑道：“老婆呀，到时候恐怕躲都躲不了。”

视官职爵位如恶臭，将荣华富贵从修养中减出去。

公元372年的一天，谢安和王坦之到桓温的心腹郗超府上去拜访，傲慢的郗超一直不出来见客，从朝等到暮，王坦之熬不住了，要先走人，谢安说：“哥们，难道你不能为了性命熬上一会吗？”

不因外人傲慢而生气，将个人面子从胸怀中减出去。

新亭危机之后的十余年，谢安指挥江东子弟以八万兵力大败九十万前秦军。在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，他却
在相府与人悠然下棋。捷报来了，他轻描淡写道：“孩子们大破贼辈。”谢安如此描述，将胜败的挂碍从
风度中减出去。

不仅减自己的，而且还减老百姓的。在谢安主持下，东晋免除了农民一系列苛捐杂税，每逢灾害，就减免
租税。

自己减一分，人格美一分；帮别人减一分，民心也多一分。

（文章来源，简书网）